

访瓮沟

邹小芳

我在秦岭峡谷造访一个叫瓮沟的地方，时令正值深秋。

似乎是一不留神就掉进了秋色铺陈的诗画世界，我徜徉其间，乐不思蜀。朋友却说，瓮沟的好，在于那些被生命激活的山、石、水带给你的启迪。你若听，且细听。你若品，且慢品。我醍醐灌顶，以朝圣者的虔诚之心，跪拜这一方山水。

在瓮沟，任何一种神奇都可以抵达。

山，是野山。它以最纯粹的面目出现，绝不迎合任何人的喜好。因了它的本真，我想亲近，又因了它的险峻，我望而却步。驻足沟底，仰望一座山的高度，心里便生了敬畏。山间的草木，有阳光雨露的惠顾，肆意疯长，蔓延成密密匝匝的山林，没有禅房花木、曲径通幽的意境，却隐隐罩着古刹的肃穆气氛，好在秋色渲染，

它又透着几分沉静、温和。那些裸露的岩壁、峭石，也被这清雅的秋色，涂抹得五彩斑斓，显出柔之美。

路阻且艰，难怪到过瓮沟的人都说，瓮沟是藏在深闺中的女子，若不近前，难睹芳容。这无疑给了我靠近瓮沟的勇气和动力。沿着先前跋涉者的模糊足迹，在峡谷一边艰难攀爬，一边气喘吁吁。悬崖峭壁之上，若铺就一层茸茸的青苔，便会让人欣喜若狂，脚踩在上面，有踏实之感。若能借助岩缝伸出的一撮乱草，亦有依附之物。当然，这全在凝神屏气，力度适中。倘有不慎，掉落深潭，倒也有清水洗尘之福。

在谷底的石间穿行，我才相信，瓮沟的石头，是有生命的。它们有山的庇护、水的滋养，所有被时间篡改的美，都长在石头里。它们或站或立、或卧或躺。娇小玲珑的，宛如破土而出的春笋；精

巧雅致的，好似含苞待放的睡莲；气势磅礴的，犹如万马奔腾。当然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，当属石瓮了。大大小小六个形似瓮的石头并列而生，山涧的汨汨清流，前赴后继，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瓮中，白浪翻滚，绿波回旋，清音激越。是日月磨砺的石瓮为盛水而生，还是水的常年激荡冲刷形成的石瓮，已无从探究，只暗自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。

坐在瓮边，清幽冷寂，亦有柳宗元笔下“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”之意境，又无端地生出一些文人的小情怀：想我一个奔波在晨昏之间的凡俗女子，过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的简单日子，甘愿熏染出一身烟火气息，也愿守一点痴心，在诗书花茶里虚度光阴。

掬一捧清凉的水，洗涤凡尘的纷扰，心灵也如水般澄澈透明。

抬头但见一块巨石上刻有一个大大的“佛”字，心里顿生对佛门净地的向往之情，若从此能够“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”，也不虚此行了。来瓮沟，算不算灵魂的一次皈依？

如果必须学会赞美，我赞美瓮沟的博大与永恒。它藏匿在秦岭深山，鲜有人知。它以石头为骨，以土壤为肉，涵养水源，生养草木，包容生命，所以称之为博大。因其不为霜雪改其颜，不为雨水损其容，所以称之为永恒。

大山静默，流水静深。还需要用什么证明它与生俱来的力量？

它引导我读山、读水、读草木存心的人间慈悲。

我以朝圣者的虔诚之心，再次跪拜这一方山水。

离开瓮沟的时候，脚步变得轻松，眼前也有了柳暗花明的豁然开朗。

柿醋飘香

杨卫星

故乡村庄的道路两旁，种植着许多柿子树。每逢时序进入秋天，柿子树上挂满了又大又圆的柿子。红果绿叶，五彩缤纷，从村里一直延伸到村外的小河。远远望去，红彤彤的柿子犹如无数燃烧的火苗，温暖着深秋的村庄。

家乡气候温暖，土壤肥沃，适合柿子树生长。因此，不仅村里的柿子树长势好、果实多，村外野地里的柿子树风沐雨，果实结得更更是汁多饱满，方圆百里赫赫有名。村里的柿子多了，就不乏酿醋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黑娃是酿醋子醋的高手。20世纪80年代，每到秋季柿子成熟的时候，黑娃就会收购很多柿子酿醋造香醋。黑娃酿醋造香醋的方法独特，是祖传秘方。柿子收购回来后，他先是用清水洗净晾晒，遇到阳光充足的天气，不用不了十天时间，坚硬的柿子就会变柔软。选一个月月光朗照的夜晚，黑娃身穿新衣，

洗净手指，把晾晒好的柿子一个个捡起，放置瓮里，用木棍搅碎。工序完成后，他按照家传配方，神秘地加入一些中药材，然后，用泥巴密封好瓮盖，历经一个冬天陈酿，果味十足的柿子香醋就可以食用了。打开盖子，浓浓的果酸味儿瞬间扑鼻而来，渗透味蕾，不由得舌上生津，轻抿一口，多酸，微甜，有花香……

黑娃家还生产一种用柿子酿制的醋饮，酸酸甜甜特别爽口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黑娃就会让我抱着一坛醋饮，趁着天黑送给巧花。巧花是寡妇，身材颀长，白白净净，是村里公认的一号美女。我每次抱着醋饮，气喘吁吁地送到她家，临走时，总会认真地说上一句：“黑娃哥说了，他晚上在村子东边的柿林等你。”顿时，巧花低头含羞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我们村子东边的柿林最大，每到夏天，远远望去重重叠叠，遮天蔽日。白天，小鸟和昆虫在林间鸣叫、飞翔，金色的阳

光穿过树叶，照射得野花竞相绽放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；傍晚，柿林月光如水，清风送爽，自然是村里人避暑的天堂。每到黄昏，忙碌一天的人们陆续来到柿林避暑，男人们手拿蒲扇，躺在竹椅上歇息，女人们则围成一圈，不知疲倦地议论着家长里短。直到夜深人静，林子才能安静下来。

一天夜晚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柿林抓蝉蛹，看见了黑娃和巧花。柿林深处，巧花一会儿用手剧烈地拍打黑娃的脊背，一会儿坐在草地上抱头痛哭。他们吵得凶，声音弱。我隐隐约约听见巧花说：“咱们不卖醋了，一起走，离开这个穷地方。”

没过几天，“长舌头”三嫂对村子人说，巧花和广东的一个老板走了。黑娃焦躁了几天，最终还是平静地接受了现实，守着他的醋缸，卖着他的柿子香醋。后来，我因为父母工作调动，离开了故乡，再也没有

了黑娃的消息。直到三年前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黑娃打来的，他说他承包了村子的柿林，办起了香醋加工厂。他家生产的香醋也增加了很多品种，有蒜汁香醋、麻辣香醋、凉拌香醋、保健香醋……

那年秋天，我回到了熟悉的故乡。屈指算来，我离乡十余年了，村庄变化着实让我惊讶。记忆中的低矮房子，魔幻般地变成了一排排小洋楼。村民们看病有医疗室，休闲娱乐有篮球场，学习有图书室，技能培训有农民田间学校。黑娃创办的柿子香醋醋厂，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规模生产，厂里人来人往，生意很是红火。他承包的柿林远望望去，火红的柿子挂满树枝，犹如点亮的小灯笼，美了秋天，也映红了黑娃和他女儿的笑脸。

黑娃勤劳，理业幸福；柿醋飘香，未来可期！

黄昏的守候

杨青梅

阵阵热浪与偶尔的一丝凉风交替的街头，我骑车穿过一段人流如潮地段，再越过一个大货车呼啸而过的十字路口，暮色已渐重，视野渐模糊。

前行中，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喊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刚刚经过的路边台阶上，坐着的两个人着急地望着这边，一个挥着手，一个扶着拐杖正艰难地站起来。

每一个黄昏，他们都在女儿来的方向等候吗？瞬间，泪水潮湿了双眼。我把车放到路边，向他们走去。路不长，却感觉很慢，思绪也不由飘远了……

穿过沧桑的时间隧道，飘到来时那个美丽的地方：那时候，父母正当盛年，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护佑着他们的三棵“小树苗”成长。

黄昏时候，是小村庄最美的时候，绚丽的熊耳晚霞如橘色的纱衣，把小村庄装扮得如诗如画。这时候，忙碌一天的农人们也该收工回家了，我们便趴在屋后的山梁上，翘首企盼母亲回家。暮色里，看见了，赶快奔过去，叽叽喳喳围着母亲回家去。

周末的黄昏，是父亲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又会来到村子的打麦场，那儿视野开阔，可以望见山下面的路。“看见了，看见了。”蜿蜒的山路上，军人出身的父亲挺拔的身影一出现，我们便欢呼起来，飞也似的奔下山去。

四季在我们的守候中推移。中秋节到了，父亲带着月饼，带着自己舍不得吃上一个的苹果、橘子回来了，在圆月的月盘下，我们左手一块月饼，右手一个苹果，敞开肚皮美美地吃一次。

在父母的护佑下，三棵“小树苗”在长大，在渐渐枝繁叶茂。而那两棵“大树”，却不再那么挺拔。也许父母与子女之间，注定是一场此消彼长的缘分。小树长成大树，大树却渐渐成了老树，曾经的依赖守候关系，就这样反转过来了吗？

老父亲扶着拐杖，艰难地走过来。平日里，他们只能以家为圆心，在有限的半径内走走。此时，既然已到了这儿，不远处就是刚建好的城市公园，要不带他们过去看看？

父母欣然同意。我便左右招

呼着穿过马路，走过大桥。

流光溢彩的河岸上，一片绿茵茵草地上的白色蒲公英花、黄色的不知名花儿随风摇曳，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，大人在旁边拍照。这场景，多像夏日里小村庄的那个山梁啊！夕阳下，黄色的、白色的、蓝色的山花与草儿一起，在阵阵掠过的风中欢快地跳舞。小伙伴们也一起在跳着、唱着，等待农耕归来的父母。

父亲把拐杖靠在一旁，赶快取出手机，他一会儿横屏拍，一会儿竖屏拍，仿佛要把这七彩的夜景都记录下来。我转过身去，却怎么也控制不住，大粒大粒的泪珠一下冲出眼眶。曾经山梁上蹦跳的“小树”中，如今的一棵参天“大树”，却在他正枝繁叶茂的年纪里，永远地离去了，这样残酷的现实，怎么能告诉他的父母呢？

对每一个生命，都该有责任心啊！在你眼里，也许他不如一草芥，可在他的家园里，苍老的父母，未成年的孩子，都需要他的庇护啊！取出纸，我轻轻地擦去泪水，我不能让他们看到痕迹，转过身还要切换出

笑容。至少，不能破坏他们此刻的好心情。

暮色已深，送他们回去吧。走过他们刚刚坐着的路口时，一辆大货车从旁边飞驰而过。我郑重地说：“这儿虽然能清晰地看到过来的人，但过往车辆多太危险，灰尘也大，以后就在小区门口等，我过来找你们。”

度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，一百多个日子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不觉间清凉的秋来到了，一个寓意着团圆的中秋节来临了，曾经那些欢乐的场景，却成了刺痛人心的回忆。这一个节日，过得多么不容易，都努力示意出的笑容下面，多少的泪水在涌动呢？

已步入暮年的两棵苍老的“树”，拄着拐杖在夕阳下的守候，那一幅黄昏等待的画面，美而苍凉。但有一棵，你们却永远也等不来了。但，又怎么跟你们说呢？



秋风乍起，稻香四溢。转眼之间，金黄的稻谷已入粮仓。

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中，稻草无处不在。它们被巧妙地捆绑成圆锥形的小束，整齐地排列在洁净的田地上，宛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。随着阳光的炙烤和水分的逐渐蒸发，它们或被堆叠成金字塔般的垛，静静地躺在田野里、大树旁、乱石边；或者被捆绑起来堆放在牛圈楼上，成为耕牛的美味口粮。

金秋时节，稻田里的空旷地带显得尤为宽广。将牛儿驱至田间，小伙伴们围坐在簇新的稻草垛旁尽情地玩耍、嬉戏。他们或是捉迷藏，或是在草垛上攀爬，站在顶端俯瞰四周，感受那份与世无争的自由。稻草垛的设计独具匠心，底部为圆柱形，顶部则为圆锥状，以便在雨天时，雨水能够顺利地随稻草分离。

在这个充满丰收气息的季节里，孩子们在田野间尽情地释放着无尽的活力。他们在稻草垛旁欢呼雀跃，仿佛那片丰收的稻田中最耀眼的星星。而这些稻草垛，就像是他们童年时光的见证者，静静地守候在那里，陪伴着他们度过又一个美好的日子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攀爬稻草垛的顶端，然后沿着锥形的尖端滑下来，这种体验犹如今日的滑梯游戏。只可惜这种欢乐的游戏并非毫无代价——有时稍不留神，圆锥形的尖端便会松动、崩塌，稻草垛面临被雨水冲刷的风险。主人家对我们这顽皮捣蛋的行为自然是痛心疾首，一旦被发现，轻则责骂，重则受到体罚。然而，做了坏事未被发现所带来的恶作剧般的喜悦，使得我们在几天之后再度尝试。每当回想起那些时光，我不禁感慨：那稻草垛为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成为“坏小孩”的机会。尽管有时候从草垛上摔下来，疼得屁股直颤，但这些经历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成为我们追寻乡愁的一个标志、一份回忆和一种牵挂。

长夜漫漫，冬日似锦、稻草温馨。收割完金黄的稻谷，稻草逐渐枯黄，最后它们被晾晒去水分。母亲精心挑选晒干的稻草替代棉絮下的旧草，把新稻草轻轻地铺在床板上，那稻草青黄相间，横七竖八中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有序和整洁。稻草一年一换，寂静的夜晚，人躺在铺着新草的床上，草韧人困，隔着薄褥吸着草香，有一种丰收后的喜悦，也有返璞归真的自然之味，仿佛恍惚之间进入一片金黄的稻海：秋风习习，稻花飘香。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父亲牵着牛，扛着犁把在田间行走，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头烈日在田间护沟渠，在水中除杂草，稻叶划在小腿肚上留下道道红色的印痕，想起春耕秋收的种种艰难和不易。

在大雪封山的日子，稻草成了牛儿的美食。母亲将稻草剥成一小节一小节的，挑一担清水倒入大锅中，猛火烧开后便加入成节的稻草，再放入适量的盐和苞谷沙。待煮好后，用盆盛到牛圈旁，牛儿便会探出头来，把嘴伸进盆里，大口大口地享受着美味，一边吃一边快乐地摇着尾巴。

母亲经常说，牛是我们家的一位辛勤劳动者，从不知疲倦，要好好对待它，这样到了耕地的时候，它才会有力气。同时，母亲也常说，牛是通人性的动物，你对它好，它自然也会对你怀有感激之情。

在冬日的农闲时光里，母亲从不感到无事可做，她会挑选那些粗壮、挺拔的糯谷稻草，将它们放在瓷盆上，用柴火点燃。当稻草烧成灰烬，充满瓷盆的那一刻，她便知道已经足够。然后，让灰烬慢慢冷却，加入适量的水和盐，将其制成稻草灰。

接下来，她会精心挑选绿壳鸭蛋，进行腌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盐蛋不仅保留了鸭蛋原有的鲜美口感，还带着一份独特的田野和稻草香气。

有时枕着稻草人，思绪突然飘向夏日。

宁静的午后，稻田里的稻草弥漫着宜人的气息。牛圈楼上的稻草堆积如山，夏日炽热，身处其中，凉风轻拂，令人陶醉。此刻手捧一卷闲书，依偎在柔软的稻草上，一边品味着书中的文字，一边聆听着母鸡欢快地歌唱。待那母鸡飞离牛圈，用手轻轻触摸鸡窝，一枚鸡蛋带着母鸡的体温，温暖而亲切。而老牛则在脚下悠然地反刍，时而发出响亮的鼻音。阅读渐感疲惫，沉浸在甜美的睡意中，随意躺下便进入了梦乡。不久，在白狗慵懒的“汪汪汪”声中醒来，睁开眼晴望向不远处，又有一只母鸡悄然蹲进鸡窝，而老牛依旧在脚下悠然地反刍，时而发出响亮的鼻音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2507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